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連城壁 第九卷 寡婦設計贅新郎 眾美齊心奪才子

詞云：潘安貌，無才也使佳人好。佳人好，若逢才女，還須同調。
才多加上容顏俏，風流又值人年少。人年少，不愁天上，花星不照。

右調《憶秦娥》

這首詞，乃說世間做風流子弟的，「才貌」二字缺一不可。有貌無才，要老實又老實不得；有才無貌，要風流也風流不來。要做第一等風流之人，須要在賦生之初，把這兩件東西放在天平上彈一彈過，然後並在一處，合為一身，方纔沒有缺陷之恨。

這兩件之中，又要分個難易，易得的是貌，難得的是才。

世間絕標緻的男子，一百個之中常有一兩個。莫說富貴人家的兒子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自然生得嬌皮細肉，俊雅可觀；就是僕廝養之輩，梨園小唱之流，儘有面似潘安，腰同沈約，令婦人女子見之，不覺魂搖心蕩者，正自不少。

只是這樣的男子，容易使人動興，也容易使人敗興。看了他的容顏舉止，正要打點害相思；及至想到他是何等之人，所作所為的是何等之事，就不覺情興索然，那場相思病就值不得去害他了。

天下極俊雅的才人，一萬個之中選不出一兩個。無論才貌兩件都有十分的，使天下婦人見之，個個願為之死；即使易得之貌有了七分，難得之才有了三分，那些憐才好色的婦人，也就肯截長補短，替他總算起來，一般是兩樣俱全，十分並之的才子。知書識字的佳人，愛其才而願為之婦；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，也慕其名而欲得為夫。

所以「才貌」二字雖然並稱，畢竟「才」字在「貌」字之前，是說有了才方重其貌，不曾說有了貌可以不問其才也。

從古及今，標緻男子之中極惹看的，只有兩個。一個叫做潘安，是晉朝人，生得姿容既好，神情亦佳，同時的美男子甚多，比並起來，要算他第一個。常挾了彈子出遊，竟像張仙下界。那些少年女子一見了他，個個都如顛如狂，不惜廉恥，竟趕到街市之中，你扯我曳起來。

所以《世說新語》上面載他這一段道：「潘岳挾彈出洛陽道，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。」縈者，即扯曳之意也；連手共縈者，即你扯我曳之意也。

潘安是個立名砥行的人，被這些妖冶婦人纏擾不過，恐怕生出物議來，竟不敢在街市上行走，有事出門，只得坐了車子。

車上與地下有高低俯仰之分，又且行走得快，使他爬不上，趕不著，就可以平安無事了。

誰想那些婦人究竟放他不過，就是爬不上，趕不著，吵也要吵他一場，打也要打他幾下。大家不約而同，預先買了果子，放在袖中，等他車子經過，就一齊拋擲出來，做個半愛半恨之意。

愛者，愛他多才多貌；恨者，恨他寡情寡意。所以潘安擲果一事，至今流傳，以為風流話柄。

這個才子雖然生得惹事，還虧他命根牢固，經得起那些頑皮婦人擺佈得起，終日在果子縫中鑽來鑽去，不曾被人擲得死。

另有一個孱弱的才子，生得花一般嬌，粉一般嫩，莫說果子擲來承受不起，就把眼睛多相他幾相，也要相出病來，可憐他活不多年，竟被天下之人看殺。這個風流話柄，比擲果之事更奇。那才子姓衛名，也是晉朝人，生得神清骨秀，體不勝衣，常坐白羊車行於洛陽市上，使人看了，竟像是一塊白璧雕洗出來的人物一般，就替他取個美號，叫做「璧人」。

與他同時的也有許多美男子，如王澄、王濟、王玄，都有絕美的姿容，為時人所豔羨，及至見了衛，就把那幾個相形下來。當時的人有兩句批評道：「王家三子，不如衛家一兒。」

衛被這兩句批評，一個美號傳播開去，莫說天下的婦人個個思量，人人愛慕，不知把沒形沒影的相思，害殺人家多少女子，就是男子裡面，也沒有一個不眷戀他。

衛一日有事，從豫章行至下都，路上的人聽見說衛璧人從此經過，那一個婦人不豔妝以待，那一個男子不拭目而觀？

把那車子兩旁擠個沒縫，只當是幾千里的官塘大路，每邊築了一堵肉牆，待他的車從人氣之中輦將過去。

及至到了下都，那下都的人無論相知不相知，有舊沒有舊，都來拜訪，要借璧人一觀。若回他不在寓處，他今日去了，明日又來，直到見了才住。衛是個孱弱書生，那裡經得這般勞碌？不上幾時，就被人看出病來，竟以弱疾而死。所以當時的人編句巧話出來，叫做「看殺衛」。這段事實也出在《世說新語》，不是做小說的人編造出來的。

這兩個標緻男子，都是極有才思、極有名望的文人，所以他的姿貌因其才而益重，從來的風流才子，畢竟要數他這兩個；不然彌子瑕、龍陽君的面孔儘有可觀，為甚麼「風流」二字不歸與他，提起這兩個名字，反覺得可鄙而可賤者何也？這等說起來，「才貌」二字果然是分開不得的。只是這兩件東西，造物再不肯兼付與人，不是使他少這件，就是使他缺那件，這不是造物的刻薄處，正是造物的忠厚處。若還兼付與人，這個人就不能循規蹈矩，守著自家的妻子，終身定有許多風流罪過犯將出來，不是授以善身之資，反是予以喪德之具了。

從古及今，有幾個才貌兼全的人能夠完名全節的？若還有才有貌，又能循規蹈矩，不做妨倫背禮之事，方纔叫做真正風流。

風者，有關風化之意；流者，可以流傳之意。原是兩個正經字眼，為甚麼不加在道學先生身上，常用在才人韻士身上？

只因道學先生做來的事，板腐處多，活動處少，與風流的字義不甚相合，所以不敢加他。才人韻士做出事來，如風之行，如水之流，一毫沾滯也沒有，一毫形跡也不著，又能不傷風化，可以流傳，與這兩個字眼切而且當，所以拿來稱贊他。如今世上的人不解字義，竟把偷香竊玉之事做了「風流」二字的注腳，豈不可笑！方纔所說的兩個古人，都是有才有貌，又能循規蹈矩，不做妨倫背禮之事的。如今再說個古人以後、今人以前的標緻男子，雖不十分循規蹈矩，卻不曾做出妨倫背禮之事來，與「風流」二字不甚相合，也還不甚相離，說來做個消閒的話柄。

這個標緻男子姓呂名旭，表字哉生，是明朝弘治年間人，祖籍原是福建，因父親呂春陽在揚州小東門外開個雜貨舖子，做起家業來，就不回福建，竟在揚州地方娶了妻室。

從來女色出在揚州，男色出在福建，這兩件土產是天下聞名的。呂春陽少年時節原是個絕標緻的龍陽，娶的那位妻子又是個極美麗的瘦馬，俗語四句道得好：低銅鑄低錢，好窯燒好瓦；要生上相驃，先揀好驢馬。

往常人家只消一個標緻妻子，就生得好兒好女出來，何況他這一底一蓋，都是絕精的印子，印出來的花樣，豈有不齊整的？呂哉生未曾蓄髮之時，竟像個粉團捏就的孩子，隨你甚麼婦人，沒有他那種白法，性子又聰明，口齒又伶俐，走出去上學，那些路上人家的婦人，無論老少，都要扯進去頑耍，心上愛他不過。又因他年紀幼小，再不稱名道姓，只以「心肝兒子」呼之，撲在懷中，撲了又撲，叫了又叫。

及至叫熟了口，撲慣了手，等他到頭髮披肩、情竇將開的時節，依舊扯進去頑耍。有幾個不識廉恥的，撲他幾撲，也要他回撲幾撲；叫他幾聲，也要他回叫幾聲。又以摩疼擦癢為名，竟要他渾身摸索起來，把個不曾出幼的孩子，未及十三歲，就弄得無件不知，無般不曉。

看官你說，這等一個惹事的孩子，又遇著那許多作孽的婦人，處此地步，比乾柴烈火更甚一倍，自然要做出事來，弄壞為人的根腳，這個正人君子就做不成了。

誰想呂哉生的命好，當此萬難擺脫之時，虧一個救命的恩人，替他臨崖勒馬，還不至於墮落火坑，使後來翻身不得。

他這位恩人不是別個，就是一位訓蒙的先生，全虧他教誨得嚴，拘束得緊，所以留得這條性命，到後來還做個好人。

如今世上的父母不知教子之法，只說蒙館先生是可以將就得的，往往造次相延，不加選擇，直到開筆行文之後，用著經館先生，方纔去求籤問卜，訪問眾人，然後開筵下榻。不知道孩子從師就如病人服藥，空心吃下去的方纔有效，到用過飲食之後，就有靈丹吃下去，也與五臟六腑隔著一層，不能夠黏脾著腎了。

開手從的那位先生，就是得病之初空心吃的一服丸散，吃得著也是這一服，吃不著也是這一服。投了個方正的先生，那孩子後來自然會方正；投了個苟且的先生，那孩子後來畢竟要苟且。不信但看寫字的筆法，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會寫楷書的，教來的學生個個會寫楷書，就是寫得不好，也到底有些端莊之意，決不至於連行帶草；若還開手把筆的先生是個善寫草字的，教來的學生個個會寫草字，即使寫不到家，也究竟帶些龍蛇之體，再不能夠一點一畫。即此一事，就是教方即方、教圓即圓的證據了。所以發蒙的先生，比經館先生更有關係，不可不嚴加選擇。

呂春陽的兒子只因這位蒙師從得著，所以不至於失身。教他寫字讀書，還不十分嚴厲；獨有進退出入之間，管得十分嚴緊。

放他回去吃飯，不住的教人蹤跡他，若還來遲一刻，就要盤問到底。稍有差錯之處，不是罰跪，就要記打。不打則已，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。

所以呂哉生往來之際，不敢十分耽擱。那些作孽的婦人正要留他頑耍，他想到先生身上，就不覺毛骨悚然，灑脫袖子，就跑了去。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，不至於十分破壞。

那位蒙師把他教到十三歲上，見他聰明日進，文理日深，就對呂春陽道：「你這位令郎，如今大有進益，可謂青出於藍了。我這樣先生，只好替他訓蒙，不敢替他開筆，須要另尋一位經館，替他講書作文，後來方有出息。只是一件，你令郎的容貌生得太齊整了，恐有不積德的男子，不正氣的婦人，要看相他。須要獨請一位西席，關在家中讀書，方纔保得他成器；不然『功名』二字或者騙得到手，『品行』二字只怕保不到頭也。」呂春陽雖是個市井之人，也還有些志氣，況且少年時節也曾吃過男子的苦，也曾受過婦人的虧，怎麼肯把這掌上之珠與人去前鑽後刺，就依了蒙師的話，獨請一位老成先生，關在家中，朝攻夜習，半步也不放出門。

一來是他壽長，二來是他命好，這位經館先生也與蒙師一樣，專在行止上做工夫，把講書作文之事都做了第二義，常說：「舉人進士是前世修的，正人君子是今世學的。今世的正人君子，就是來世的舉人進士。可見一生的行止，關了兩世的功名富貴。要做舉人進士者，豈可不於此加嚴！」每到朔望之日，教他把《太上感應篇》朗誦一過，然後看書作文。說到色慾之事，就把姦淫的報應委曲誦論他。總是見他五官四肢都是些海淫之具，他就不去惹事，定有事來惹他，故此下藥於未病之先，使他取法乎上、僅得乎中之意。

呂哉生的書館，逼近於內室之中，他的知識又多，凡家中之人一舉一動，都瞞他不過。一日，有個老僕的妻子與個少年管家，在僻靜之處解帶寬衣，正要做些瞞人的勾當，被呂哉生劈面撞著，呵叱了一頓，回到書房餘怒未靖，還有些怒髮衝冠之意。先生問他的原故，他就把僮婢相奸的話說了一遍，要轉去告訴父親，求他正個家法。先生問道：「那個少年管家，想是沒有妻室的麼？」呂哉生道：「若是沒有妻室，也還情有可原；他自己的老婆還好似別人的，心上偏不中意，要睡別人的老婆，所以可恨。」先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消你管閒事，他睡人的妻子，自然會把妻子還人。」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，這兩句古語，是鐵板鑄定的，隨你甚麼好漢，再逃這兩句不過。

你若不信，再去留心伺察他，只怕你令尊的家法，沒有這般處得他痛快。」呂哉生聽了這些話，只說是尋常因果之言，那裡字字不差，人人都驗？誰想過不多時，又看見一個婦人與一個男子，在暗室之中如此如此。呂哉生看不明白，還只說是一對舊人，因前日的陣勢被人衝散，不曾上得戰場，所以今日復來打仗。呂哉生見他在雲雨之時，要走去拿他，恐怕近於失體，就去喚那老僕來，叫他自己捉奸。

那個老僕也只說是自己的妻子，心上憤恨不過，拿了一條繩索，悄悄走到臥榻之前，把這一男一女，連頭連頸捆在一處，使他叫喊不出。又央了一個管家，把他抬到中堂，聽憑家主發落。

呂哉生父子叫人解開一看，誰想那個婦人不是老僕的妻子，卻是前日姦夫的老婆；那個男子不是前日的姦夫，是一名新進之僕，卻好是個無妻無室情有可原之人。

正在審問之時，那個少年管家聽見妻子被人淫污，趕到跟前，不消家主動手，自家揪住老婆，打個不數，又與姦夫扭成一團，要與他拚命。

呂哉生道：「你不消發極，這分明是天理昭彰，一報還你一報。我前日要處你之時，先生念兩句古語勸我，說道：『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。』我還只說是套話，誰想一字不差。

你前日姦淫別人的妻子，是我親眼見的；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姦淫，也是我親眼見的；剛剛合著那兩句古語，只是不該這等應驗得快。可見姦淫之事，果然是做不得的。」呂春陽見兒子的話說得中聽，心上十分歡喜，倒把這一對男女當做兒子的恩人，不是他一番警省，如何知道姦淫有報？就不施鞭撻，只把說話誦論一番，從輕發落過了。

卻說呂哉生見過這番報應，就把那兩句古語寫來貼在面前，以便出入之間，不時警刺見了那些無恥婦人，平日引誘他的，就像虎狼一般，頭也不抬，急急的走過，惟恐惹出事來，要把妻子還債。

他自從警醒之後，不但行止分明，一事不苟，連學業也大進起來。但凡人家家子弟長進不長進，讀得書與讀不得書，全看情實初開的那幾年。若還情實一開，終日想著色慾之事，就要與書本為仇，巴不得撇開了他，好去尋花問柳，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不成了；若還情實既開，看得色慾之事也不過如此，除了妻妾之外，不想去窺伺別人，就要與書本為緣，沒有分心之處，這個舉人進士就有幾分做得成了。

呂哉生見過那番報應，知道別人的妻子是姦淫不得的，要做風流才子，只好多娶幾房姬妾，隨我東邊睡到西邊，既不損於聲名，又無傷於陰鷲，何等不妙。

要想姬妾眾多，除非中了科甲，方纔娶得像意；不然就拚了銀子娶來，那些姬妾也是勉強相從，不覺得十分遂意，見了富貴之人未免要羨慕他，這個風流才子依舊做得沒興。

所以盡心竭力，只想讀書，一毫不去外務，他的學業豈有不進之理？十四歲出來赴考，縣尊就取他第一。

揚州的人見他不是本處籍貫，就攻起冒籍來，寫了知單，各處黏貼，要等府試院試之日，一齊攻打，不容他進常呂春陽只有這個兒子，怎肯把性命去換功名？就丟了揚州不考，竟領他回到故鄉，復還本籍。俗語道得好：「是個老虎，到處吃肉。」呂哉生在揚州地方考了案首，回到福建，也不曾考個第二。由縣而府，由府而道，處處都是他領批。

呂哉生進在本處，雖然是父母之邦，怎奈聲音不對，與親友說話，定要個通事之人，覺得十分不便。就與父親商議，不如援例做了監生，移到南京居住。一來聲音相近，便於交遊；二來監中科舉，又容易得中。呂春陽就依著兒子，替他納了南監，連家小搬到南京。

呂哉生入監之後，沒有一次考試不在前列，未及一兩年，就做了積分的貢士。

有個流寓的顯宦，見呂哉生氣度非凡，又考得起，就要把女兒招他。呂春陽住在異鄉，正要攀結一門高親，好做靠壁，豈有不允之理？就把兒子送上顯宦之門，做了貴人之婿。誰想這一對夫妻，正合著古語二句：呆郎娶巧婦，美男得醜妻。

呂哉生的容貌，竟像個絕美的婦人，那位小姐的形狀，反像個極醜的男子，又麻又黑，又且癡蠢。呂哉生一見，幾乎氣死，悔又悔不得，就又不就不得，只得勉強睡了幾夜，就尋個僻靜書館，到外面去讀書。只說這段姻緣是終身改正不得的了，誰想他到底命好，不上一年，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。

呂哉生脫得這個難星，惟恐離了東施，又要遇著嫫姆，再不敢輕易續弦，終日孤眠獨宿；直到父母雙亡，丁艱起復之後，方纔出去擇配。

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，那裡尋得著對頭？擇來擇去，只是不中。自己又鯀曠不過，思想良家女子是兒戲不得的，只好到章台楚館嫖嫖妓婦，還不十分損傷陰鷲。

彼時各院之中名妓甚多，看見呂哉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，又且才名藉甚，那一個不愛慕他？聞得他在院中走動，有幾個聲價最高，不大留客的婦人，也為他變節起來，都豔妝盛飾，立在門前，候他經過。一見了面，定要留進去盤桓一番。呂哉生眼力最高，一百個之中沒有一兩個中意，大率寡門闖得多，實事做得少。

起先是呂哉生去嫖婦人，誰想嫖到後來，竟做出一樁反事：男子不去嫖婦人，婦人倒來嫖男子，要宿呂哉生一夜，那個妓女定費十數兩嫖錢，還有攜來的東道在外。甚至有出了嫖錢，陪了東道，呂哉生托故推辭，不肯留宿，只闖得一次寡門，做了個乘興而來，盡興而返的，也不知多少。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呂哉生風流之名播於遐邇，沒有一處不知道他，竟把他的取捨定了妓婦的優劣，但是呂哉生賞鑒過的，就稱他為名妓，門前的車馬漸漸會多起來。都說呂哉生自己身上何等溫柔，何等香膩，不是第一等婦人，怎肯容他黏皮靠肉，所以一經品題，便成佳士。

若還呂哉生不曾識面，或是見過一兩次，不去親近他的，任你名高六院，品重一時，平昔的聲價也會低微起來。都說呂哉生不賞鑒他，畢竟有些古怪，不是風姿欠好，就是情意未佳，不然第一等婦人與第一等男子，怎肯當面錯過？這叫做「伯樂失顧，即成駑馬」。

那婦人嫖男子的規矩，不是有心做出來的，只因呂哉生嫖妓之時，被那些尋常婦人扯曳不過，竟不敢在院中走動，有幾個能書善畫、稍通文墨的，呂哉生不忍絕他，許他常來就教。

誰想就教之端一開，這兩扇大門就關閉不住，那些好名的姊妹，那一個不來物色他；又怕呂哉生閉戶不納，損了自己的聲名，都預先央了分上，討了薦書，替自己先容過了，然後來載酒問奇。

呂哉生卻不得情面，只得勉強應承。若還走到面前，看見是作養不得的，就只好吃幾杯酒，說幾句話，假托一樁事故，送他起身；若還是作養得的，定要留宿一晚，消了那頭分上，那婦人到臨行之際，都有幾兩參價贈他，為償精補腎之費。雖不叫做嫖金，其實與嫖金無異，此婦人嫖男子之名所由來也。

呂哉生受了參價，沒有別樣回禮，只做一首無題之詩，或是寫在扇頭，或是題在帖上，作個投瓊報李之意。詩後不落姓字，只用一方小小圖畫，是「紅顏知己」四個字。他生平不喜務名，凡作詩文都不肯落款，也不去刊刻，所以姓名不傳，這是他生性如此。不獨待妓婦為然。古人有兩句名言，合著他的心事，常寫來貼在面前道：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

彼時名妓雖多，內中只有三個是呂哉生許可之人，竟與三房姬妾一般，許他輪流當夕。一個叫做沈留雲，一個叫做朱豔雪，一個叫做許仙儔。

這三個妓女原不叫做這三個名字，只因呂哉生相與之初，曾做幾首詩詞贈他，詩詞之中有這幾個新鮮字眼，那妓女重他不過，就取來做了名字。呂哉生之見重於婦人，大率類此。他贈沈留雲的是一首絕句，其詩云：

雲愛霓裳淡欲飛，人間若個許相依？

襄王愛作巫山夢，留住行雲不放歸。

這三個之中，態度要算他第一，輕飄無著，竟像要飛去的一般，所以這等贊他。贈朱豔雪的是一首小令，名為《風入松》，其詞云：

十年留意訪嬋娟，今日始逢仙。梅花帳裡鴛鴦夢，閒評品、柳媚花妍。氣似幽蘭馥馥，神凝秋水涓涓。

醒來疑在雪中眠，瑩質最堪憐。又怪人間無豔雪，多應是、玉映霞天。焉得良宵不且，百年長臥花前。

這三個之中，肌膚要算他第一，白到極處，又從白裡透出紅來，所以這等贊他。贈許仙儔的是一隻曲子，名為《黃鶯兒》，其詞云：

處處惹人愁，最關情，是兩眸，等閒一轉教人瘦。腰肢恁柔，肌香恁稠，凡夫端的難消受。與卿謀，人間天上，若個許相儔。

這三個之中，眉眼風情要算他第一，騷到極處，又能騷而不淫，畢竟要擇人而與，所以這等贊他。

這三個名姬起先不甚相合，自與呂哉生相與之後，就同船合命起來，竟像嫡親姊妹一般，一毫妒心也沒有，都拼了大注財物結識呂哉生。

呂哉生的身子被這三個大老官成年包定了，就一個嫖客也不接，終日守著他。這三個姊妹漸漸有起權柄來，竟成了鼎足之勢。大家立定主意，要嫁呂哉生，不顧他情願不情願。把這三首情詞當作鐵券一般，緊緊的藏了，若還不允，就要執此為憑，和他硬做。呂哉生心上也並納三人，只因正室未娶，不好把妓女為妻，要待續弦之後，然後收納他。

這三個姊妹也許他先娶正妻，自己隨後來做小，只怕娶了個妒婦回來，不容呂哉生做主，負了從前之約，竟要自己替他擇配，不容呂哉生私自議婚，連聘金也不要他出，都是自己包管到底，好使新來之人感激他，不忍與他為難。

他三個身邊都有千金積蓄，又是自己做主，沒有鴛母的，所以敢作敢為，把呂哉生拿住了做。呂哉生又怕說來的親事未必中意，畢竟要揀個將就的方纔下聘，怎肯娶個美貌婦人來奪自家的寵？故此口便應承他，依舊央了媒人，在外面訪擇。

誰想這三個姊妹卻是一片好心，都說尋常的女子不但配他不來，就與自己三個也搭配不上；況且自己三個，又不是過路的媒人走得開的，萬一新婦不中意，恨起媒人來，以後相從的事，就不穩了。所以盡心竭力，要尋個絕世佳人，為市恩之計。

有個姓喬的寡婦，只生一女，頗有才名，又會寫字作畫，與這三個姊妹神交已久，只是不曾見面。這一日，三個姊妹以拜訪同社為名，去看喬小姐。

見他生得奇嬌異媚，又且賢慧絕倫，就問他母親道：「聞得令愛小姐還不曾許人家，不知要選個甚麼女婿？」喬寡婦道：「別樣都可以不論，只有『才貌』二字是少不得的。」這三個姊妹道：「如今現有一個才子，容貌是當今第一，若選去了方巾，與小姐立在一處，只怕辨不出那個是男，那個是女，不知肯許他麼？」喬寡婦問是那一家，這三個姊妹就把呂哉生說去。喬寡婦一向留心擇婿，男子裡面略有幾分才貌的，都在他肚裡，豈有閨閣之中家弦戶頌的才子，反不知道之理？就滿口應承，沒有一個含糊字眼。

喬小姐聞之，自然喜出望外，惟恐錯了機會，竟不肯顧惜廉恥，又扯到背後去叮囑一番。這三個姊妹就對喬小姐道：「他與我們三個都有終身之約，小姐進門之後，要留著三個坐位等我們的。」喬小姐也滿口應承，不作一毫難色。

這三個姊妹見女家允了，不怕男家不允，就便宜行事起來，竟把下聘的事宜與過門的日子，都與喬寡婦當面訂過，然後去知會呂哉生。

呂哉生一來不肯見信，二來自己也相中一個，正要選期納采，那裡肯依允他？只說婚姻大事，不是草草得的，且待我從容占卜。

這三個姊妹到背後去商議道：「若還要他自出聘禮，就不好瞞他做事；如今聘禮是我們出，要他做個現成新郎，不是甚麼歹事。竟替他做成了，到娶親之日，捉他上場，不怕他走上天去；若還新人不好，還怕他到臨期埋怨；有這等一個絕世佳人，不知不覺抬到面前，卻像天上掉下來的一般，也不是甚麼苦事，料想不肯推他出門。」大家商議定了，竟把呂哉生的名字寫了婚啟，備下禮物，齊齊整整的送聘過門。呂哉生只當在睡夢之中，那裡知道？一心去做那一頭。

那頭親事不是男子相中婦人，是婦人看上男子，生個巧計出來，誘他成事的。那女子姓曹，名婉淑，住在國子監前，是個少年寡婦，年紀雖過二八，卻有絕世的姿容，又且長於筆墨。

呂哉生入監攻書，時常在他門首經過。

曹婉淑之居孀，原像卓文君之守節，不曾想起節婦牌坊的，看見這個美貌相如走來走去，那點琴心不消人去挑得，自然會動彈起來，思想這樣男子，怎麼好不嫁他？就著人訪問姓名。

還只說是有了妻室的人，只要做得他的阿嬌，就住他第二間金屋也是甘心的，不想又是久曠之夫，與自家這個怨女正好湊成一對，就去央人說親。

那個說親的媒婆是知道呂哉生的，就把三個妓女占定了他，要斂資擇配，不容呂哉生做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誰想曹婉淑這頭親事還不曾起影，就預先吃起醋來，把眉頭蹙了幾蹙，想出一個主意。對媒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這頭親事不是上門去說得的了，須要在別處候他。就是遇見之時，也不要這頭親事突然說起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然後說到我身上，他方纔肯做。一有應承之意，就領他來相親，無論成不成，都有媒錢謝你。」媒婆答應了去，果然依計而行。立在大學門前，見呂哉生走過，問他跟隨的人道：「這位郎君莫非就是呂相公麼？」跟隨的人道：「正是，你問他怎的？」媒婆道：「前日院子裡三位姑娘，央我尋一頭親事，說是娶與呂相公的，如今有了一頭，正打點去說，故此要認一認，日後好來領賞。」呂哉生聽見，就回轉頭來對他道：「只怕所說的親事未必中意。」媒婆道：「他出的題目是極容易的，有甚麼不中意？」呂哉生道：「他出甚麼題目與你？」媒婆道：「他說只要二三分姿色的，若還十分標緻就不要了，這樣女子怕尋不出？」呂哉生聽了這一句，正合著自己的疑心，就變起色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等你不要理他。若有十分姿色的，你便來講；就是九分九釐，我也不做，不要枉費了精神。」媒婆道：「相公若要好的，莫說十分，就是二十分的也有，只是那三位姑娘立定了主意，只怕你拗他不過。」呂哉生道：「他又不是我的親人，那裡有得與他做主？」媒婆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眼面前就有一個，何不去相一相？」呂哉生道：「住在那裡？」媒婆指了曹家道：「就在這裡面。」呂哉生往常走過，看見這分人家有個絕色的女子，只說是有丈夫的，所以不想去做，如今聽了這一句，就不覺高興起來，盤問他的來歷。媒婆把少年喪夫，將要改醮的話說了一遍，呂哉生歡喜不了，就叫媒婆進去知會，自己隨後去相親。

只見曹婉淑淡妝素服，風致嫣然，沒有一毫脂香粉氣。媒婆要替他賣弄溫柔，不但渾身肌體憑他相驗，連那三寸金蓮也替他高高擎起，並那一捻腰肢都把手去抱過，要見他細得可憐。

又取出筆硯詩箋，叫呂哉生出題面試。呂哉生先賦一絕，要他依韻和來，其詩云：

自是瓊花種，還須著意栽。

今宵歸別業，先築避風台。

曹婉淑不假思索，就提起筆來，和一首在後面道：有意憐春色，還須獨樹栽。

靈和宮畔柳，豈屑並章台？呂哉生見了，十分歎服，說謝家詠雪之才，不過如此。只怪他醋意太重，知道是媒婆告訴他的，就一味模糊贊賞，不說他所以然的妙處。當面就定了婚議，只等選期下聘，擇日完婚。

曹婉淑恐怕那三個妓女與他相處在先，嫁去之後，一時不能杜絕，定有幾場氣喘，要想居重取輕，又且以靜待動，就叫媒婆傳話，說自家頗有積蓄，儘夠贍養終身，不過為無人倚靠，要招個男子做主，須是男子棄了家室過來就他，自己不肯挾賞往嫁。呂哉生也慮做親之日，那三個姊妹必來聒噪，肚裡思量，正要尋個避秦之地，不想他這句話巧中機謀，就欣然應允。

曹婉淑要賣弄家私，不但聘禮不要他出，鋪陳不要他辦，連接他上門的轎子也是自家的，索性賠錢到底，不要他破費半文，使那三個妓婦知道，說呂哉生的身子只當賣與他的一般，不好走來爭論。

呂哉生的身子也是賣與婦人慣的，就是自己倒做新人，坐了花花轎子嫁到他家去，也不是甚麼奇事，就滿口應承，袖了詩箋而去。

卻說那三個姊妹定了喬小姐，正要替他擇吉完姻，不想聽見風聲，知道呂哉生瞞著自己，做成了一頭親事，心下十分驚恐。

起先還在疑信之間，一日呂哉生脫下衣服，這三個姊妹拿去漿洗，忽然在袖子裡面抖出一幅詩箋，展開一看，竟是婦人與男子親口訂婚之詞，大家就動了公憤，要與呂哉生為難起來。

說前面一首是他的親筆，後面一首，分明是婦人要嫁他，不屑與我們並處，要他拒絕我們，獨娶他一人之意，這個淫婦不曾進門，就這般放肆，成親以後的光景不問而可知了。此時若不阻他，明日娶了回來，如何了得？正要打點出兵，內中有個知事的道：「他的親事既然做成了，我們空做冤家，料想沒有退親之理，不如且藏在胸中，隱而不發，使他不防備我，大家用心去打聽，看他聘的是那一家，揀的是那一日，要在何處成親，大家搜索枯腸，想個計較出來，與那不賢之婦鬥一鬥聰明，顯一顯本事，且看那個的手段高強。如今這兩頭親事都是翻悔不得的了，為今之計，只有搶先的一著。倘若預先弄得他成親，等喬小姐占了坐位，就是娶了他來，也與我們一樣做小，不怕他強到那裡去；若還正事不做，去討那口上的便宜，萬一他使起性來，斷然不容我們做主，那位喬小姐叫他如何著落，難道好娶在我們家裡，與他一同接客不成？」那兩個道：「極說得是。」就一味撒漫，不惜銀子，各處央人伺察他。

卻說呂哉生選定吉日，叫媒婆知會過了，自己度日如年，盼不到那個日子。一心要見新人，把這三個舊交當了仇家敵國，恨不得早離一刻也是好的。

及至到了成親之日，脫去舊衣，換了新服，坐在家中，只等轎子來接。

那三個姊妹自從聞信之後，大家跟定呂哉生，一刻也不離，惟恐他要背夫逃走。及至到了這一日，不知甚麼原故，反寬宏大量起來，只留一個沒氣性的與他做伴，那兩個涵養不足的，反飄然去了。

呂哉生與他坐了一會，只見轎子來到門前，就只說朋友相招，要拂袖而去，那個姊妹也並不稽查，憑他上轎。呂哉生出了大門，就放下這頭心事，一心想著做親，不管東南西北，隨著那兩個轎夫抬著逕走。

及至抬進大門，走出轎子，把光景一看，誰想不是前日的所在，另是一分人家，就疑心起來，問轎夫道：「這是那裡？」

為甚麼不到曹家去，把我抬到這邊來？」轎夫道：「曹家娘子說，他那所房子是前夫物故的所在，不十分吉利，要另在一處成親。這座房子也是他自己的，請相公先來等候，他的轎子隨後就到了。」呂哉生見他說得近理，就不十分疑惑，獨自一個坐了一會，忽然聽見鼓樂之聲，從遠而近，漸漸響到門前。呂哉生心上又有些疑惑起來，思量孀婦再醮，沒有吹打出門之理，況且又不是別人娶他，難道自己叫了吹手，迎著自己去嫁人不成？及至新婦出了轎子，走到面前，見他一般戴了方巾，穿了團襖，與處女出嫁無異。新人面上是有珠簾蓋著的，呂哉生看不分明，未知是與不是，只得隨了儂相的口，叫拜就拜，叫興就興，行了成親的大禮，同人繡房之中，又對坐一會，然後替他除去方巾，把面容仔細一看，就大驚大怪起來。

原來這個新婦並非曹婉淑，另一位絕色的佳人，年紀只好二八，丰姿綽約，態度翩躚，大有仙子臨凡之意。

呂哉生不解其故，正要開口問他，不想繡榻之後另有一間暗房，門環響了一下，閃出兩個女子，卻像有些面善的一般。

正要走去識認，不想房門外又有一個女子喊叫進來，捏了拳頭，要替這新郎打喜。種種怪異之事，教呂哉生應接不暇。

原來這三位女子不是別人，就是呂哉生的仇家敵國，替他硬主婚姻，強做好事的人。那位新婦就是喬小姐。只因呂哉生做事不密，把曹婉淑贖他為夫，連轎子不教他僱，要迎接上門的話，告訴了朋友。朋友替他漏泄出來，被這三個有心人打聽得明明白白，故此預先賃下一所房屋，定了兩乘轎子。一乘去娶喬小姐，只說是呂哉生的；一乘去接呂哉生，只說是曹婉淑的。都把大塊銀子買囑了轎夫，叫他不要漏泄，把這一對佳人才子騙在一處，硬逼他成親。一來遂了自己的意，二來報了妒婦的仇，叫做「一舉兩得」。

呂哉生看了新人，正在驚疑之際，又被這三個姊妹從兩處夾攻進來，弄得進退無門，不知從那裡說起。那三個姊妹道：「這一位小姐，是我姊妹三個娶來奉送的。容貌雖不甚佳，還將就看得過；別樣的文字雖做不來，像你袖子裡面緊緊藏著的那樣歪詩，也

還做得出幾首。只有一件不中式，你是喜歡骨董的人，偏是破碎傢伙倒用得著，新鮮物件是不要的，所在立定主意，要娶寡婦續弦，不使我們知道。這位小姐是一件簇新的玩器，不曾有人賞鑒過，恐怕你這骨董新郎不大十分中意。古語道得好：『衣不穿新，何由得舊？求你不要憎嫌，留在身邊，自己用舊了罷。』呂哉生被他這些巧話說得滿面羞慚，半句也答應不出，只好陪著笑臉，自家認個不是。那三個姊妹還有許多言語要發洩出來，見他羞得可憐，也就不忍再說。五個人坐在一處，吃了合歡的酒席。這三個姊妹不但把他送歸錦幕，扶上牙牀，連那噴香的被窩都替他撒好了，方纔去睡。

呂哉生這一夜本是來尋已放之花，不想逢著未開之蕊，喬小姐那種香豔又是生平不曾受用過的，這番得意的光景，那裡形容得出？只是想到曹婉淑身上，未免有些不安。還想今晚就了這一頭，明日去補那一頭，做個二美兼收，才是他的心事。

誰想那三個姊妹自他成親之後，就把裡外的門戶重重鎖了，一個閒人也不放進來，一毫信息也不放出去，大家伴住了他，要待一年兩年之後，打聽曹婉淑別嫁了人，方纔容他出去。

卻說曹婉淑那一日打發轎子出門，自家脫去素服，改了豔妝，只等新郎一到，就完親事。不想新郎並不見面，抬了一乘空轎回來，說：「呂相公不在家中，到朋友家吃酒去了，只有一封書札與一件東西，是他出門的時節留在家中，家中人遞出來的。」曹婉淑聽了這句話，氣得渾身冰冷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不信有這等異事，揀了好時好日約他來做親，誰想親不來做，反去吃起酒來，難道那一席酒是皇帝的御宴不成？」此時氣便氣，惱便惱，還有些原諒他，說他畢竟有意外之事，萬不得已之情，決不單為吃酒，這封書定是寫來告限的，要我另揀好日也不可知。

及至拆開一看，誰想那封書札倒不是告限，是寫來退親的。

書裡面的意思，大概是說招親之事，非大丈夫所為，自己還有薄產，足以聊生，不屑靠婦人養活。又有幾句陰諷的話，說他丈夫骸骨未冷，還該再守幾年，即使熬不過，也只該出去嫁人，沒有坐產招夫之理。死者的陰靈，未必不在故土，萬一成親之夜，忽然出現起來，這一夜的枕席之歡就不能夠終局了。

故此深謀熟慮，不便相從，特地寫書來回絕他，叫他另選才郎，別圖佳會。

書上的話，說得有文有理，不像這等直致。又說相許一場，忽然謝絕，也覺得難以為情，特寄小物一件，叫他不時佩用，只當自己相隨。書尾後面又夾著半幅詩箋，就是那日相親之時，曹婉淑和他的親筆，割去自己那一首，送來返璧，一來取信於他，二來要示決絕婚姻之意。

曹婉淑見了，竟像幾十瓢冷水從頭上澆將下來，激得渾身亂抖，又像發癢子的一般，身上冷一陣，熱一陣。思量天地之間，竟有這等刻毒的男子，既說新寡之人，不該就嫁，為甚麼走來相我？既然相中了我，又當面訂了婚議，豈有反悔的道理？

你既不願招親，當初就該直說，難道你立意要娶我過去，我難道好卻你不成？為甚麼許了人贅，騙人家的轎子上門，使遠近的人都知道了，忽然變起卦來？叫我這張面皮放在那裡？就指定呂哉生的名字，咒罵了一場。又自己悲悲切切，哭個不了。

那說親的媒婆立在旁邊，替他思想道：「他既然謝絕婚姻，就不該拿東西來送你；既有東西送來，可見還有眷戀之意。何不取出來看看，是件甚麼東西？」曹婉淑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就把帶回之物取到面前，與他同看。

原來那件東西是有綿紙封著的，約有二寸多闊，七寸多長。

又且有稜有角，卻像是個扇匣一般。曹婉淑只道是把扇子，或者另有新詩寫在上面也不可知。

誰想拆開一看，扇匣倒是個扇匣，只是匣中之物，非扇非詩，出人意料之外。你說是件甚麼東西？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欲號景東人事，雅稱角氏先生。勸強扶弱有聲名，慣受姜男央倩。常伴愁嬌怨女，最能醫癢摩疼。保全玉潔與冰情，夜夜何曾孤另。

曹婉淑見了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沒有存身之地。連那丫鬟使婢都替他慚愧起來，笑得一聲，就急急的走了開去。

那媒婆道：「他把這件東西送你，還有個憐孤恤寡之意，或者身子被人纏住，不得過來，先央這位先生替他代職，改日還要來娶你也不可知，等我明日走去問他，且看是甚麼原故？」

「曹婉淑這一夜心事不佳，難以獨宿，把媒婆留在家中，相伴了一夜。第二日起來，就央他去見呂哉生，討個悔親的來歷。」

只見媒婆去了兩日，不見回音，直到第三日走來，問他就裡，他說：「呂哉生並不見面，連自己的家人也不知他去向，只說他在妓婦家中；及至走去打探。連那三個妓婦也不知那裡去了。」

曹婉淑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那一個男子與三個婦人畢竟同在一處，只要訪得著婦人，就曉得男子的下落了。還央你去打聽打聽。」那媒婆又去訪問幾日，不見一毫蹤影，只得丟過一邊。

卻說曹婉淑守寡不堅，做出這樁託事，鄰近的人那一個不恥笑他？內中有個惡少，假捏他的姓名，做一張尋人的招子，各處黏貼起來道：那貼招子的人原是一片歹意，一來看上曹婉淑，要娶他；二來妒忌呂哉生，要攻破他，使兩邊知道，怕人談論，不好再結婚姻，做個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的意思。不想機緣湊巧，歹意反成了好意，果然從招子裡面尋出人來。

本處地方有個篋頭的女待詔，叫做殷四娘，極會按摩修養，又替婦人梳得好頭，常在院子裡走動。呂哉生與那三個姊妹，都是他服事慣的，雖然閉在幽室之中，依舊少他不得，殷四娘竟做了入幕之賓，是人都防備，獨不防備他。

一日從街上走過，看見這張招子，只說果然是他貼的，就動了射利之心，揭下一張，竟到曹家去報信，說呂哉生現在一處，要待賞錢到手，才說地方。

曹婉淑正要尋人，竟把假招子認做真的，就取三十兩銀子交付與他，然後問他隱藏的來歷。殷四娘把三個妓婦聘定喬小姐，見他不允，預先賃下房屋，僱了轎子，假說曹家去接，騙他入屋成親的話，有頭有腦地說了一遍。

曹婉淑聽了，才知道那封書札與那件東西，都是這三個妓婦瞞著呂哉生，弄來取笑他的。心上恨不過，咬牙頓齒，狠罵了一場。還不曾知道地方，就一面叫了轎子，一面吩咐丫鬟僕，要點齊人馬，一齊出兵，叫殷四娘領了，去征剿那些劫賊。

殷四娘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倒是我報信的不是了。呂相公與那三個姊妹都是我極好的主顧，難道為你這幾兩銀子，叫我斷了生意不成？況且你是個少年寡婦，趕到妓婦家中與他爭論起來，知道的說他拐你丈夫，不知道的只說你爭他的孤老，這個名聲不大十分好聽。兩下爭論不決，畢竟要投人講理，你是一張嘴，他是三張嘴，你做寡婦的人要惜體面，他做妓婦的人不怕羞恥，甚麼話講不出，甚麼事做不來？況且你那個丈夫又是不曾實受的，那一個處事的人，肯在他肚皮上面扯來還你？」

這樁有輸沒贏的事，勸你不做也罷。」曹婉淑八面威風，被他這些言語說得垂頭喪氣，想了一會，又對他道：「你說的話雖是有理，難道我相定的丈夫被他冒名拐了去，不但自家受用，還拿去做人情，既憐他人之慨，又燥自己之脾，寫那樣刻薄的書來羞辱我，這等的冤仇難道不報一報，就肯干休不成？你既不肯領我去，須要想個計較出來，成就我這樁親事。我除了賞錢之外，還要重重謝你。」殷四娘想了一會，回覆他道：「若要成親，只有調停一法。尋個兩邊相熟的人在裡面講和，你也不要自專，他也莫想獨得，把男子放出來大家公用，這還說得有理。」曹婉淑道：「兩邊相熟莫過於你，這等就央你去調停，教他早些放出來，不要耽擱了日子，後來不好算帳。」殷四娘道：「我這個和事老人，倒是做得來的，只怕講成之後，大小次序之間有些難定。請問你的意思，還是要做大，要做小？」

曹婉淑道：「自然是做大，豈有做小之理？」殷四娘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成親這事，今生不能夠了，只好約到來世罷。莫說喬小姐是個處女，又是明婚正娶過來的，自然不肯做小；就是那三個姊妹，一來與他相處在先，一來又以恩義相結，不費他一毫氣力，不破他一文錢鈔，娶個美貌佳人與他，也可謂根深蒂固，搖動不得的了。如今若肯聽人調處，將就搭你一分，也是個天大的人情，公道不去的了；你還想自己鑄大，把他做起小來。譬如成親的那一日，被你先搶進門，做了夫婦，他如今要攙越進來，自己做了正室，逼你做第二、三房，你情願不情願？」曹婉淑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就不好強辯，思想這樣男人，斷斷捨他不得，為才子而受

屈，還強如嫁俗子而求伸。口便不肯轉移，還說做小的事，斷成不得，只是說話的氣概，漸漸和軟下來，不像以前激烈。

殷四娘未來之先，知道這頭親事將來定是完聚的，原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，故此走來報信，先弄些賞錢到手，再生個方法成就他，好弄他的謝禮。如今見他性氣漸平，知道這樁事是調停得來的了，就逐項與他斷過：做第一房是多少，做第二房是多少，就不能夠第一、第二，只要做得成親，坐了第四、五把交椅，也要索個平等謝儀。直等曹婉淑心上許了，討個笑而不答的光景做了票約，方纔肯去調停。

卻說呂哉生做親之後，雖則新婚燕爾，樂事有加，當不得一個「曹」字橫在胸中，使他睹婉容而不樂，見淑女兮增悲，既不能夠脫身出去，與他成就婚姻，又不能夠通個消息，與他說明心事。終日思量，除了女待詔之外，再沒有第二個。

一日，殷四娘進來篋頭，呂哉生等眾人不在面前，就把心腹的話與他說了一遍，要托他傳書遞柬。殷四娘正要調停此事，就把曹婉淑貼了招子各處尋他，自己走去報信，曹婉淑又托他調停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呂哉生道：「我也正要如此，巴不得弄在一處，省得苦樂不均，怎奈勢不由己。倒是新來的人還有一線開恩之意，當不得那三個冤家恨他入骨，提也不容提起，這樁事怎麼調處得來？」

「殷四娘道：「只要費些心血，有甚麼調處不來？」呂哉生見他有擔當之意，就再三求告，要他生個妙計出來，也許他說成之後，重重相謝。殷四娘也與他訂過謝儀，弄了第二張票約到手，方纔與他畫策。

想了一會，就對呂哉生道：「若要講和，須要等這三個冤家倒來求我，方纔說得成；若還我去求他，不但不聽，反要疑心起來，把我當做好細，連傳消息之事都做不得了。」呂哉生道：「他如今自誇得計，好不興頭，怎麼倒肯來求你？」殷四娘道：「不難，我自有的駕馭之法。這三個婦人，肚裡又有智謀，身邊又有積蓄，真是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沒有法子處他。只好把他心上最愛的人去處他一處，把他心上最怕的事去嚇他一嚇，才可以逼得上常。」呂哉生道：「他心上最愛的人是那一個？心上最怕的事是那一個？」殷四娘道：「他們最愛的人就是你了。只因你的才貌是當今第一，把三付心腸死在你一個人身上，千方百計要隨你終身。你若肯把個「死」字嚇他，他自然害怕起來，要救你的性命，自然件件依從了。」呂哉生道：「說便說得有理，只是沒有個尋死之法，難道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好去投河上吊不成？」殷四娘搖頭道：「不消這等激烈，全要做得婉轉。你從今以後，對了這些婦人，只是不言不語，長嗟短歎，做個心事不足的光景。做了幾日，就要妝起病來，或說頭昏腦暈，或說腹痛心疼，終日不茶不飯，口裡只說要死，他們三四個自然會慌張起來。到那時節，我自有的引他上路之法，決不使你弄假成真。只要你做作得好，不可露出馬腳來。」呂哉生聽了這些話，贊服不已，與他商議定了，就依計而行。果然先作愁容，後妝病態，妝作了幾日，竟像有鬼神相助起來，把些傷風咳嗽的小症替他裝點病容，好等人著急的一般。身上發寒發熱，口裡叫疼叫苦，把那幾個婦人弄得日不敢食，夜不敢眠，終日替他求籤問卜。

那些算命打卦的人都說他難星在命，少吉多凶，若要消災，除非見喜，須要尋些好事把難星衝一衝，方纔得好，不然還要沉重起來，保不得平安無事。

及至延醫調治，那醫生診過了脈，都說是七情所感，病人膏肓，非藥石所能醫治，須要問他自己，所思念者何人，所圖謀者何事，一面替他醫心，一面替他醫病，內外夾攻，方能取效；若還只醫病體，不醫心事，料想不能霍然，只好捱些日子而已。看官你說，那些醫生術士為甚麼這等靈驗，從假病之中看出真脈息來？要曉得是殷四娘的原故，預先吩咐了他，叫他如此如此，所以字字頂真，沒有一句不著。

那三個姊妹自呂哉生得病之後，就知道他這場災晦是我們弄出來的，不消醫生診脈，術士談星，他這幾個散瘟使者已是預先明白的了。如今聽了這些話，句句都說著自己，就有些反躬罪己，竟要把醋制的飲片替他醫起心病來。又當不得一位喬小姐在旁邊攛掇，叫把曹婉淑迎接過來替他沖喜，省得難星不退，一日重似一日，到後面懊悔不來。

大家商議，要弄個心腹之人到曹家去說合，恰好殷四娘走到面前，就把心上的話對他說了一遍。

殷四娘隨口答應，只當不知，還問：「曹家住在那裡，如今嫁了不曾？就作不曾嫁，恐怕知道新郎病重，自己是傷弓之鳥，未必肯嫁個垂死之人，再做一番寡婦。說便去說，只怕這頭親事不能夠就成。」那三個姊妹怕他不肯用命，大家許了一分公禮，待事成之後與他酬勞。

殷四娘弄了第三個票約到手，方纔出門。出門之後，並不曾到曹家去，只在外面走了一轉，坐了一會，就進來回覆他。

喬小姐與三個姊妹問他親事何如，殷四娘搖搖手道：「不妥不妥，他說呂相公是個薄倖之人，當初相中了他，約定日子過去招親，及至轎子上門，忽然變起卦來，使他做人不得。這也罷了，又不該使心用計，寫一封刻薄不過的書札去譏諷他，送一件村俗不過的東西去戲弄他。他心上憤恨不了，做寡婦的人，又不好出頭露面同他講話，只好訴之於神，請了幾分紙馬，終日燒香禮拜，定要咒死了他，方纔遂意。及至我走過去，說了呂相公生病，他就拍掌大笑起來，說天地神明這樣靈感，又去添香禱告，許了一副豬羊，只求呂相公早死一日，他早還一日的願心。看了這樣光景，料想他不肯結親，所以這樁心事開不得口。」那三個姊妹聽了這些話，一發懊悔起來，只說男子的病果然是他咒出來的，恨不得自己上門認個不是，寧可咒死自己，不要冤殺男人。從來鬼神這事，單為婦人而設，沒有一個婦人不信邪說，所以殷四娘這番說話更來得巧。

喬小姐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病人一日不死，他那張毒口是一日不住的。你說這樣一個病人，那裡還認得起？不如把真情實話對殷四娘講了，等他過去說個明白。一來止住那張毒口，省得替病人加罪；二來自己認個不是，等他回心轉意，好過來沖喜。」那三個姊妹一來要救病人，二來知道這樁事情瞞不到底，就把托名寫書的話說了一遍。又怕殷四娘直說出來，曹婉淑要遷怒於他，未必不丟了病人，咒害自己，叫殷四娘善為詞說，只推那封書與那件東西，呂相公與他們三四個都不知情，想是外面的人冒他名字寫來破親的，這等說去，方纔不礙體面。

殷四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還可以調停，等我再去說一說，」又到外面走了一轉，坐了一會，進來回覆他道：「這頭婚姻如今有些成意了，只有三件事要你們做，你們未必肯依。」眾人道：「那三件事？」殷四娘道：「第一件他要做大，要你們做小；第二件要你們隨著病人過去就他，他不肯來就你；第三件說你們三位不該做定圈套，拐騙他的丈夫，進門之日，都要負荆請罪。這三件裡面，若有一件不依，他寧可一世守寡，決不嫁與仇人做小，還受你們的輕保。」眾人聽了這些話，都變起色來，說：「寧可拚了病人等他咒死，這三件事是斷斷不依的。」殷四娘道：「他這等對我說，我也這等對你說，明曉得是做不來的。」說了這一句，起身就走。

喬小姐見這三個姊妹性子不好，弄出這般事來，恐怕他執意太過，把殷四娘放走了，沒人替他收拾，就把他留到房中，再三叮囑道：「那邊雖是這等說，還要仗你調停，難道他說一句，就依他一句不成？或者三件之中依了一件，也就全他的體面了。」殷四娘道：「你的意思要依他那一件？」喬小姐道：「只有請罪的一樁，還可以依得。那兩件事都是講不去的。」

殷四娘道：「我看他的意思，三件之中極重的做大，大事不依，就依了小事，也是講不來的。據我看起來，他們三個是妓女出身，又不曾明婚正娶，就認些下賤，做了第二、三房，也不叫做有屈。只有你一位，是個良家處子，做了偏房，覺得不像體面。當不得那邊一個與這邊三個都不肯圓通，叫我也不好做主。」

喬小姐道：「我的意思也是這等說，要他們三個吃些小虧，好扶持病人再活幾歲，只是這句礙口的話我不好說得，還求你行個方便，把那邊一個與這邊三個都婉轉勸諭一番。若還勸諭得來，使我做得正室，我除了公禮之外，還要私自謝你。」殷四娘見他說到此處，方纔蹣跚起來，只當第四張票約又弄到手，除此之外再沒有別樣生發了，就依著他的話，走出房門，「請罪一事，喬小姐方纔許過了，不必再說，只有『大攜』二字最難調停。據我說起來，喬小姐的體面關係你們三位，是斷斷受屈不得的，只有你們三位還可以圓通。除非把喬小姐做大，你們三位做小，把新來的那一個夾在裡面，使他不大不小，介乎妻妾之間，這還有些道理。喬小姐

是你們的人，他若做大，就與你們做大一般，還有甚麼不慊意？只怕那邊一個未必肯依。

至於成親之處，他又不肯來，你們又不肯去，難道把一個男子切做兩塊不成？又有個妙法在此，兩處地方都不用，另尋一所房子，大家抬在一處，只當會親的一般，何等不妙？」那三個姊妹聽了這些話，都快活起來，說他至公至正，沒有一毫偏區，「只要那邊肯了，我們一一依從就是了。」殷四娘到了此時，知道這些倔強的人都心服了，料想沒有更翻，方纔去見曹婉淑，把自家的神機妙算，細細誇張了一番；又把那一位小姐與三個姊妹起先如何強橫，後來如何軟款，都是他的回天之力，少不得手舞足蹈，說個盡情。

曹婉淑見他前次的話來得凶狠，連婚姻之事還有些疑慮，只要說得成親，就做臨了一個，也是情願的了；如今不但婚姻成就，還儼然做了二喬，駕乎諸妓之上，有甚麼不歡喜？就欣然許了，托他早尋房屋，以便成親。還怕眾人要賄賂他，把第二張交椅又奪了去，就不等事成，預先付出謝禮，只當下了定錢，使他不好移易。

殷四娘看見大勢已成，恐怕眾人到了一處，大家和好起來，說出兩相情願的話，這個和事老人就不但無功，反有過了。棺材出門之後，去討輓歌郎錢，那裡還得清楚？所以兩邊終日催促，要想完姻，殷四娘故意作難，只是延捱推阻，直等那三主謝儀陸續收完了，方纔與他成事。

這五位佳人，個個要賣弄家私，你不肯住我的房，我不肯住你的屋，大家爭買居停，求為地主。又是殷四娘調停，叫他各出二百金，湊成一千兩房價，買了一所絕大的花園，朱樓畫檻，暖閣涼亭，無所不有。揀了吉日，一個才子、五位佳人合來住在一處。

莫說呂哉生的病症原是假的，即使患病是真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也會痊可起來。起先吃的是四物湯，如今加上一味，改做五積散了，有甚麼不健脾胃？那五位佳人起先甚是水火，及於相見之後，就合著俗語一句：「要好打場官司」。大家合力同心，把水火變成膠漆，真是手足不啻，骨肉相同。

呂哉生據了五美，也就心滿意足，不想再遇佳人，終日埋頭讀書，要替婦人爭氣。後來聯科中了兩榜，由縣令起家，做到憲副之職。

從來標緻男人，像這般結果的甚少，他只因善聽長者之言，不為才貌所誤，故有這等的收成。若不虧那兩位先生替他臨崖勒馬，莫說功名不保，富貴難期，連這五位佳人也不能夠必得；即使得了，也不夠你抵償淫債，還要賠一副身家性命做利錢也。